

“里和”系指里热已清，这是向愈之象。所谓“宜见”，是指斑疹既发之后，宜色泽鲜明。是与下文若“斑点隐隐”相对而言，不是温病发展过程中宜见斑疹、发斑是好现象。与叶氏同代的温病学家薛生白《湿热条辨》第七条，斑疹与神昏痉厥并见。这是由于湿热化燥，阳明气分热毒炽盛，燔于血分所致。俞根初说：“温毒热病发斑者，亦由于血热毒盛而发。”吴坤安说：“温热之症，外邪与内热相搏，湿热凝滞，自然发斑发疹。”晚清陆九芝，著有《丹痧斑疹辨》专论，以“丹”概“斑”，曰：“为丹为斑，皆里热之甚，惟大剂寒药，乃克胜任。”清代温病学家大多认为“发斑”不是“邪气外达”和症状消失或减轻的征兆。考汉以降，认为斑出之后，是邪气外达的，究是少数，如吴又可曰：“内壅一通，则卫气亦从而疏畅，或出表为斑，则毒邪亦从而外解矣。”而据临床所见，发斑之病因病理，多为胃热炽盛，透入营血所致。以笔者有限经验，凡温热病所见发斑的，莫一不神志昏迷，证势严重，不会因发斑而证势减轻。正如王作肃注《类证活人书》时曰：“微者赤斑出，五死一生；剧者黑斑出，十死一生。”观古今每用犀角地黄汤来治疗，更足证明为邪热入于血分，并非“邪热外达”。《温热论评注》认为：“对发斑与病情转归和预后的关系，必须根据‘斑’的形态、色泽等方面，再参合全身其他情况，进行全面分析，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，决不能一见发斑，就都认为是疫邪外解，病势向愈的征象。”为着发扬祖国医学，将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合之处提出与同道共商，期不使陈陈相应地流传下去，贻误后学。

浙江中医学院 蒋士英

赵学敏“旁及”的《石室》不是 《石室秘录》

1978年7月出版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《医古文》中《串雅》序曰：“予幼嗜岐黄家言，读书自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而下，旁及《道藏》、《石室》……”。《医古文》编者认为：“《石室》疑指《石室秘录》，共六卷，清代陈士铎撰。”笔者对这段注文愿提出如下看法，希望能得到同仁指正。

一、从《串雅》序的文笔格调上讲，赵学敏笔下的经典古籍是有历史顺序的。古今顺序井然，先述春秋战国时代依次而下，不可能越过千年而述清代的《石室秘录》，因此，赵氏所“旁及”的《石室》不可能是《石室秘录》。再则，在赵氏文中显示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为正统医书，而《道藏》及《石室》非医学专著，但有重要的医学成分，乃为旁系医学书籍。赵氏视《灵》、

《素》、《道藏》、《石室》均为经典文献，岂能与清代陈士铎之《石室秘录》相提并论。

二、“石室”二字，因以石为室而得名。以示坚固严密，如汉·赵煜撰《吴越春秋·勾践八臣外传》说：“文王囚于石室”。由于石室是坚固严密的建筑，历史上有入常把一些重要的文献贮藏于其中，此后“石室”便成为珍藏图书之室，如《史记》曰：“秦拔去古文，焚灭诗书，故明堂石室，金匱玉版，图籍散乱”。《史记》太史公自序曰：“迁为太史令，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”。又《汉书·高帝纪》曰：“与功臣剖符作誓，丹书铁契，金匱石室，藏之宗庙”。注曰：“以金为匱，以石为室，重缄封之，保慎之义”。可见《石室》与《道藏》一样，都是多种书籍汇刻成编而后命名的，故“石室”即为这类书籍的总称。赵学敏所旁及的《石室》既与《道藏》并论，则显然不是指陈士铎所著的《石室秘录》。

三、赵学敏的著作以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、《串雅内编》、《串雅外编》为代表。笔者粗略地阅览赵氏以上几种著作，未发现引证陈士铎《石室秘录》、《辨证录》等书内容。如果诚如《医古文》编者所怀疑赵氏“旁及”的《石室》即清代陈士铎的《石室秘录》，则在赵氏的著作中不可能见不到陈士铎《石室秘录》或《辨证录》的观点和特色。故《医古文》编者怀疑赵氏所旁及的《石室》即陈士铎的《石室秘录》似缺乏根据。

四、陈士铎与赵学敏系同时代人，陈氏稍早于赵氏。陈氏的《石室秘录》一般认为刊于公元1687年。但据考证：据陈士铎在康熙丁卯年《石室秘录》诡称的张机序云：“但陈子苦于家贫，不能速授梨枣”看，其书于公元1706年尚未能刊行。从《石室秘录》书末金以谋在康熙戊辰年所附的简短说明看，《石室秘录》当是在公元1707年才经金氏删改而刊行的。陈氏自称其书“世多不识”而流传不广，故不能确证赵氏曾看到此书。

总之，《石室》不等于《石室秘录》。赵学敏所看到的《石室》是泛指珍藏的汇刻丛书，其中有医学方面的若干记述，但又未必是医学专著，更不是清代陈士铎的《石室秘录》。

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李今垣

小议张介宾对地黄的配伍应用

明代医家张介宾，平生治重温补，善用地黄，被后人誉为温补派大师，有“张熟地”之称。下面就张氏对地黄的配伍应用，作一简要介绍：

1. 与补气药配伍：如大补元煎中，用熟地配伍人参、山药、炙甘草等，治男妇气血大坏、精神失守、

危剧等证，并誉之为“回天赞化，救本培元第一要方”。再如两仪膏(人参、大熟地)，药仅二味，气血双补，以治精气大亏，诸药不应，或克伐太过，耗损真阴，虚在阴分，精不化气等证。张氏认为：诸经之阳气虚者，非人参不可；诸经之阴血虚者，非熟地不可。人参有健运之功，熟地禀静顺之德。一阴一阳，相为表里，一形一气，互主生成。性味中正，无逾于此。

2. 与补阴药配伍：如左归饮中用熟地配伍山药、枸杞、山萸肉、茯苓、炙甘草等；左归丸中用熟地配伍山药、枸杞、山萸肉、龟胶、鹿胶、川牛膝、菟丝子等。用以治疗真阴肾水不足，不能滋养营卫，渐至衰弱，或虚热、盗汗，或神不守舍，血不归原，或虚损劳伤，或遗淋不禁，或气虚昏晕，或眼花耳聋，或口燥舌干，或腰痠膝软，凡精髓内亏，津液枯涸等证，俱宜速壮水之主，以培左肾之元阴，而精血自充。张氏认为：补阴不利水，利水不补阴，故补阴之法不宜渗。主张治必求本，药贵精一。若欲直捣病所，必须有胆有识，切忌畏首畏尾，以免贻误病情，故于前人补泻兼施方中，竟去其渗利之品，而成此纯甘壮水、育阴涵阳之剂，填精补血，有补无泻，用于治疗真阴亏损之大虚大羸之候，屡起沉痾痼疾。

3. 与补阳药配伍：如右归饮中用熟地配伍山药、山萸肉、枸杞、杜仲、肉桂、制附子、甘草等；右归丸中用熟地配伍山药、山萸肉、枸杞、鹿角胶、菟丝子、杜仲、当归、肉桂、制附子等。用以治疗元阳不足，或先天禀衰，或劳伤过度，以致命门火衰，不能生土，而为脾胃虚寒，饮食少进，或呕恶、腹胀，或反胃、噎膈，或怯寒畏冷，或脐腹多痛，或大便不实，泻痢频作，或小便自遗，虚淋寒疝，或寒侵溪谷而肢节疼痛，或寒在下焦而水邪浮肿。总之，凡真阳不足、命门火衰之证，俱速宜益火之原，以培右肾之元阳，而神气自强。张氏认为：天之大宝，只此一丸红日；人之大宝，只此一息真阳。人身之难得易失者为阳，既失而难复者也为阳。阳气旺盛，则能温养五脏，令人精力充沛；君火昭明，则水谷腐熟，开合有度；而营卫调和，固护肌表，抗御外邪，亦皆阳气之功。

4. 与补血药配伍：如小营煎中用熟地配伍当归、芍药、枸杞等，三阴煎中用熟地配伍当归、芍药、枣仁等，治疗血少精亏、营虚失血等病证。

5. 与养肺阴药配伍：如四阴煎中用生地配伍麦冬、百合、沙参、白芍、生甘草、茯苓，成保肺清金之剂，以治阴虚劳损、相火炽盛、津枯、烦渴、咳嗽、吐血、多热等证。

6. 与清虚热药配伍：如加减小阴煎中用生、熟地配伍知母、地骨皮、麦冬、芍药等，以治疗阴虚潮热诸证。

7. 与泻心火药配伍：如二阴煎中用生地配伍黄连、木通、玄参、麦冬、枣仁、茯苓、生甘草，以治疗心经有热，水不制火之病。凡惊狂失志、多言多笑，或痲疹、烦热、失血等证，皆宜用此方清心泻火、养阴安神。

8. 与化痰药配伍：如金水六君煎中用熟地、当归配伍陈皮、半夏、茯苓、炙甘草，以治疗肺肾虚寒，水泛为痰，或年迈阴虚，血气不足，外受风寒，咳嗽，呕恶，多痰，喘急等证。张氏认为：痰涎本皆血气，若化失其正，则脏腑病、津液败，而血气即成痰涎。如果能使营卫和调，则津自津、血自血，何痰之有？在立法制方上，创造标本兼顾、痰瘀同治之金水六君煎，用二陈燥湿化痰调饮，兼能健脾理气，使熟地、当归补而不滞；用熟地填精补血、滋肾壮水，当归养血、活血，以协助二陈治痰消瘀，并制陈皮、半夏之温燥，使化痰理气而不伤阴，相反相成，成此“攻伐不伤正，补虚不碍邪”之新方，从根本上除痰化浊，澄源清流，为治疗痰证另开法门，独辟新径。

9. 与解表散热药配伍：如一柴胡饮中用生地配伍柴胡、黄芩等，五柴胡饮中用熟地配伍柴胡、陈皮等，大温中饮中用熟地配伍柴胡、麻黄等，以治疗四时外感不正之气，或发热，或恶寒，或寒热如疟，头痛身疼，肢节痠楚等病证。张氏认为：此元阳大虚，正不胜邪之候，若非峻补托散，则寒邪日深，必致不救。至若阳根于阴，汗化为液，从补血而散，而云腾致雨之妙，则仲景犹所未及，故予制此方，乃邪从营解第一义也。熟地兼散剂，方能发汗，以汗化于血，而无阴不作汗也。张氏用培补精血、滋充汗源之法以助正祛邪，治虚人感冒兼血虚不能托邪外出者，真可谓匠心独运。

10. 与收敛固涩药配伍：如固阴煎中用熟地配伍五味子等药，治疗阴虚滑泄、带浊淋遗及经水因虚不固等证；再如巩堤丸中用熟地配伍益智仁、五味子、补骨脂、炒韭子、菟丝子等药，以治疗膀胱不藏，水泉不止，命门火衰，小便不禁等证。

它如决津煎、五物煎中用熟地等治疗妇女月经不调，毓麟珠中用熟地等治疗妇女体虚不孕，赞育丹中用熟地等治疗男子体虚不育，胎元饮中用熟地等治疗妇女冲任失守，胎元不安、不固，九宝煎中用熟地等治疗产后虚寒等证，不一一赘述。

南京中医学院 王兴华